

第十一回 熱心腸放不下千里赴難

詞曰：

漫道無關，一片身心都被縮。急急奔馳，猶恐他嫌緩。豈有拘攣，總是情長短。非兜攬，此中冷暖，舍我其誰管？

——右調《點絳脣》

話說過公子見馮按院不為他催親，轉出告示與水小姐，禁止謀娶，心上不服。連連來見，馮御史祇是不見，十分著急，又摸不著頭路，祇得來見鮑知縣，訪問消息，就說馮御史反出告示之事。鮑知縣聽了，也自驚訝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因沉吟道：「一定又是水小姐弄甚神通，將按院壓倒。」過公子道：「他父親又不在家，一個少年女子，又不出閨門，有甚神通弄得？」鮑知縣道：「賢契不要把水小姐看做等閑。他雖是一個小女子，卻有千古大英雄的智慧。前日本縣持牌票去說時，他一口不違，就都依了，我就疑他胸中，別有主見。後來我去回復他，又曾叮囑他莫要改口，他就說：『我倒不改口，祇怕按君到要改口。』今日按臺果然改口，豈非他弄的神通？賢契到該去按君衙門前訪問，定有緣故。」

過公子祇得別了縣尊，仍到按院衙門前打聽。若論水小姐，在按院堂上一番舉動，衙門皆知，就該訪出，祇因按臺怕出醜，吩咐不得張揚，故過公子打聽不出。悶悶的過了二十餘日，忽見按院大人來請，祇道有好意，慌忙去見。不期到了後堂，相見過，馮按院就先開口說道：「本院為世兄，因初到不知就裏，幾乎惹出一場大禍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以烏臺之重，成就治下一女子婚姻，縱有些差池，恐也無甚大禍。為何老恩臺大人出爾反爾？」馮按院道：「本院也祇認這水小姐是治下一女子，故行牌彈壓他，使他俯首聽命，不敢強辭。誰知這水小姐，為人甚是厲害，竟是個大才大智之人。牌到時略不動聲色，但滿口應承，卻悄悄自做了一道本，暗暗差一個家奴，進京去擊登聞鼓參劾本院，你道厲害不厲害了！」過公子聽了，吃驚道：「他一個少年女子，難道這等大膽？祇怕還是謊說，以求苟免。且請問老恩臺大人，何以得知？」馮按院道：「他參劾本院，還不為大膽；他偏又有膽氣，親自送奏本來與本院看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老恩臺大人就該扯碎他的奏章，懲治他個盡情，他自然不敢了。」

馮按院道：「他妙在將正本先遣入進京三日，然後來見本院。本院欲要重處他，他的正本已去了。倘日本準時，朝廷要人，卻將奈何？不獨本院不便處治他，他卻手持一把利刃，欲自刺，將以死來挾制本院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就是他的本上了，老恩臺大人辯一本，未必就辯不過他。」馮按院道：「世兄不曾見他的本章，他竟將本院參倒了，竟無從去辨。此本若是准了，不獨本院有罪，連世兄與老師都要被反出是非來。故本院不得已，祇得出告示安慰他，他方說出家奴姓名、形狀，許我差人星夜趕回。連日世兄賜顧，本院不敢接見者，恐怕本趕不回，耳目昭彰，愈加談論。今幸本趕回了。故請世兄來看，方知本院不是出爾反爾，蓋不得已也。」因取了水小姐的本章，送與過公子看。

過公子看了，雖不深知其情，然看見「諂師媚權」等語，也自覺寒心，「這丫頭怎無忌憚至此，真也可惡！難道就是這等罷了？其實氣他不過，又其實放他不下！還望老恩臺大人看家父之面，為治晚另作一個斧柯之想。」馮按院道：「世兄若說別事，無不領教。至於水小姐這段姻緣，說來也有些不合，本院勸世兄倒不如冷了這個念頭罷。祇管勉強去求，恐怕終要弄出事來。我看這女子舉動莫測，不是一個好惹的。」

過公子見按院推辭，無可奈何，祇得辭了出來。心不甘服，因尋心腹成奇，與他商量，遂將他的本章大意，念與也聽，道：「這丫頭告『諂師媚權』，連父親也參在裏面，你道惡也不惡！」成奇道：「他本章雖惡，然推他苦死推托之懷，卻不是嫌公子無才無貌，但祇念男女皆無父命。若論婚姻正禮，他也說得不差。我想這段姻緣，決難強求。公子若必要成就，除非乘此時，他父親貶謫，老爺又不日拜相，速速趕人進京，與老爺說知此情，老爺做主，遣人到成所去求親。你想那水侍郎，在此落難之時，無有不從。倘他父親從了，便不怕他飛上天去。」過公子聽了，方纔大喜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現一條大路不走，卻怎走遠路？如今就寫家書去與父親說。但是書中寫不盡這些委曲，家裏這些人又都沒用，必得兄為我走一遭，在老父面前見景生情，撮合成了方妙。」成奇道：「公子喜事，既委託我，安敢辭勞？就去，就去！」過公子大喜道：「得兄此去，吾事濟矣。」因懇懇切切寫了一封家書與父親，又取出盤纏，叫一個老家人，同成奇進京。正是：

滿樹尋花不見花，又從樹底覓根芽。

誰知春在鄰家好，蝶鬧蜂忙總是差。

按下成奇與老家人進京求親，不題。卻說鐵公子自山東歸到大名府家裏，時時佩服小姐之恩，將俠烈之氣漸次消了，祇以讀書求取功名為念。一日，在邸報上，看見父親鐵都院有本告病，不知是何緣故，心下著急，因帶著小丹，騎了匹馬，忙忙進京去探望。

將到京師，忽見一個人，騎著匹驢子在前面走。鐵公子馬快，趕過他的驢子，因回頭一看，卻認得是水家的家人水用。因著驚問道：「你是水管家耶，卻為何到此？」水用抬頭，看見是鐵公子，慌忙跳下驢來，說道：「正要來見鐵相公。」鐵公子聽了，驚訝道：「你要來見我做甚？」祇得也勒住馬，跳了下來，又問道：「你來是端的是為老爺的事，還是為小姐的事？」水用道：「是為小姐的事。」鐵公子又吃一驚，道：「小姐又為甚事？莫非還是過公子作惡？」水用道：「正為過公子作惡。這遭作得更惡，所以家小姐急了，叫我進京擊登聞鼓上本。又恐怕我沒用，故叫我尋見相公，委求指點指點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上本容易。且問你，過公子怎生作惡，就至於上本？」水用道：「前番皆過公子自家謀為，識見淺短，故小姐隨機應變，俱搪塞過了。誰知新來的按院，是過老爺門生，死為他出力，竟倒下二張憲牌到縣裏來，勒逼著一月成親，如何拗得他過？家小姐故不得已，方纔寫了一道本章參他，叫我來尋鐵相公指引。今日造化，恰好撞著，須求鐵相公作速領小的去上。要使用的，小人俱帶在此。」

鐵公子聽了，不覺大怒道：「那個御史，敢如此胡為？」水用道：「按院姓馮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定然是馮瀛這賊坯了！小姐既有本，自然參得他痛快，這不打緊，也不消擊鼓，我送到通政司，央他登時進上，候批下來，等我再央禮科抄參幾道，看這賊坯的官可做得穩？」水用道：「若得鐵相公如此用情，自然好了。」鐵公子說罷，因跨上馬道：「路上說話不便，我的馬快先去，你可隨後趕到都察院私衙裏來，我叫小丹在衙前接你。」水用答應了，鐵公子就將馬加上一鞭，就似飛的去了。

不多時，到了私衙。原來鐵御史告病不准，門前依舊熱熱鬧鬧。鐵公子忙進衙，拜見了父母，

張，例該告病辭免，沒甚大事，故放了心。就吩咐小丹在衙前等候水用，直等到晚，並不見來。鐵公子猜道：「水小姐既吩咐他託我上本，怎敢不來？莫非他驢子慢，到得遲，尋下處歇了，明早必來見我。」到了次早，又叫小丹到衙前守候，直守到午後，也不見來。鐵公子疑惑道：「莫非他又遇著有力量的熟人，替他上了，故不來見我？」祇得差了一個能事的承差，叫他去通政司訪問，可有兵部水侍郎的小姐差人上本。承差訪問了來，回復道：「並沒有。」鐵公子委決不下，又叫人到午門外打聽，今日可有人擊鼓上本，又回道「沒有」。鐵公子一發動疑，暗暗思忖道：「他分明說要央我上本，為何竟不見來？莫非他行事張揚，被按院耳目心腹聽知，將他暗害了？或者是一時得了暴病睡倒了？」一霎時就有千思百想，再也想不到是水用將到城門，忽被馮按院的承差趕轉去。又叫人到各處去找尋，一連尋了三五日，並無蹤影。

鐵公子著了急，暗想道：「水小姐此事，若是上本准了，到下處去，便不怕按君了。今本又不上，按君威勢，他一個女子，任是能幹，如何拗得他過？況他父親又被貶謫，歷城一縣，都是奉承過公子的，除了我不去救他，再有誰人肯為他出力？古語云：『士為知己者死』，水小姐與我鐵中玉，可謂知己之出類拔萃者矣。我若不知，猶可謝責，今明明已知，而不去助他一臂，是須眉男子不及一紅顏女子，不幾負知己乎？」

主意定了，因辭別父母，祇說仍回家讀書，卻悄悄連馬也不騎，但僱了一匹驢子騎著，仍祇帶了小丹，星夜到山東歷城縣來，要為水小姐出力。一路上思量道：「若論這賊坯如此作惡，就該打上堂去，辱他一番，與他個沒體面，才覺暢意。祇他是個代天巡狩的御史，我若如此，他上一本，說我凌辱欽差，他到轉有詞了。那時就到御前折辯，他的理短，我的理長，雖也不怕他。但我見水小姐折服強暴，往往不動聲色。我若驚天動地，他未免又要笑我是血氣用事了。莫若先去見水小姐，祇將馮按院的兩張勒婚虎牌拿了進京，叫父親上本，參他諂師媚權，逼勒大臣幼女，無媒苟合，看他怎生樣救解！」正是：

熱心雖一片，中有萬千思。

不到相安處，彷徨無已時。

鐵公子主意定了，遂在路不敢少停，不數日就趕到歷城縣，尋一個下處，安放了行李，叫小丹看守，遂自走到水侍郎家裏來。到了門前，卻靜悄悄不見一人出入。祇得走進大門來，也不看見一人出入。祇得又走進二門來，雖也不見有人出入，卻見門旁有一張告示掛在壁上，進前一看，卻正是馮按院出的，心下想道：「這賊坯既連出二牌，限日成婚，怎又出告示催逼？正好拿他去作個指證。」一邊想，一邊看，卻原來不是催婚，倒是禁人強娶的。看完了，心下又驚又喜，道：「這卻令人不解：前日水用明明對我說，按院連出二牌催婚，故水小姐事急上本。為何今日轉掛著一張禁強娶的告示在此？莫非是水小姐行了賄賂，故翻過臉來？再不然，或是水侍郎復了官，故不敢妄為？」再想不出，欲要進去問明，又想道：「他一個寡女，我又非親非故，若是他遭了強娶的患難，我進去問聲還不妨；他如今門上貼著這樣平平安安的告示，我若進去訪問，便涉假公濟私之嫌了，這又斷乎不可。且到外面去細訪，或者有人知道，也未可知。」因走了出來。

不期剛走出大門，忽撞見水運在門前走過，彼此看見，俱各認得，祇得上前施禮。水運暗想道：「他向日悻悻而去，今日為何又來？想是也著了魔。」因問道：「鐵先生幾時來的？曾見過舍侄女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學生今日纔來，並不敢驚動令侄女。」水運道：「既不見舍侄女，又為何到此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學生在京，傳聞得馮按君擅作威福，連出二牌，限一月要逼令侄女出嫁。因思女子之嫁，父命之關，關御史何事？私心竊為不平，故不遠千里而來，欲為令侄女少助一臂。適在門內見馮按君有示，禁人強娶，此乃居官善政，乃知是在京之傳聞者誤也，故決然而返耳。」水運聽了大笑道：「鐵先生可謂『聞所聞而來，見所見而去』矣，雖屬高義，也祇覺舉動太輕了。此話便是這等說，然既已遠遠到此，還須略略少停，待學生說與舍侄女，使他知感，出來拜謝拜謝，方不負此一番跋涉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學生之來，原不全是為人，不過要平自心之不平耳。今日心之下平已平，又何必人之知感，又何必人之拜謝！」說罷，將手一舉道：「老丈請了。」竟揚揚而去。

水運還要與他說話，見他竟一拱而別，心下十分不快，因想道：「這小畜生怎還是這等無狀，怎生要擺布他一場方快暢！」想了半晌，並無計策，因又想道：「還須與過公子去商量方好。」因先叫了一個小廝，悄悄趕上鐵公子，跟了去打聽他的下處。然後一徑走來，尋見過公子，將撞見鐵公子的事情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過公子聽罷，跌足道：「這畜生又想要來奪我婚姻了，殊可痛恨！我實實饒他不過，拚著費些情面，與他做一場。」水運道：「這一場卻怎生與他做？」過公子道：「明日尋見他，借此事故，與他廝鬧一番，然後將他告在馮按院處，不怕老馮不為我！」水運搖頭道：「此計不妙。我聞得這姓鐵的父親做都察院，我想都察院是按院的堂官。這馮按院就十分要為公子，卻也不敢難為堂官的兒子。」過公子聽了，吃驚道：「是呀，我到不曾想著此，此卻如之奈何！」水運道：「我想起來，如今也不必動大干戈，祇小耍他一場，先弄得他顛三倒四，再打得他頭破血出，卻又沒處叫屈，便也夠他的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得能如此，可佑可哩。且請問計將安出？」

水運道：「這姓鐵的雖然嘴硬，然年紀小小的，我窺他來意，未必不專致在我侄女兒身上。方纔被我撞破了，沒奈何，祇得說這些好看話兒，遮掩遮掩。我想他心上，不知怎生樣思量一見哩！公子如今莫若將計就計，叫一個童子去請他，祇說是水小姐差來的，說今早知他到門，恐人多不便出來相見。約他今晚定更時分，在後花園門首一會，有要緊的話說。那姓鐵的便是神仙，也猜不出是假的。等他來時，公子卻暗暗埋伏下幾個好漢，打得他頭青眼腫，卻到那裏去訴苦？你道此計好不好？」過公子聽了，喜得滿臉都是笑，因贊道：「好妙計！百發百中。且打他一頓，報個信與他，使他知歷城縣豪傑是惹不得的。」因叫出一個乖巧會說的童子來，將訴說的言語，細細吩咐明白，叫他如此如此，那童子果然乖巧，一一領會。正吩咐完，恰好水運叫去打探下處的小廝也來了，因叫他領到鐵公子下處來。

此時鐵公子因馮按院出告示的緣故，不知其詳，放心不下，遂走到縣前，要見鮑知縣，問個明白。不料鮑知具有公務出門，不在縣中，祇得仍走了回來。水家小廝看見，忙指與童子道：「這走來的，正是鐵相公。」童子認得了，卻讓鐵公子走進下處，他即隨後跟了進來，低低叫一聲：「鐵相公，又到哪裏去來？小廝候久了。」鐵公子回頭看時，卻是一個十四五歲的童子，因問道：「你是誰家的？候我做甚麼？」

那童子不就說話，先舉眼四下一看，見沒有人，方走近鐵公子身邊，低低說道：「小的是水小姐差來的。」鐵公子驚疑道：「水小姐他家有管家水用等，為何不差來，卻怎叫你來？你且說，差你來見我，有甚話說？」童子道：「小姐要差水用來，因說恐有不便，故差小的來。小的是小姐貼身服侍的，可以傳達心事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有甚麼心事要你傳達？」童子道：「小姐說，早間蒙鐵相公賜顧，已有人看見，要出來相會，一來眾人屬目，不便談心；二來被人看見，又要論是非；三來鐵相公又未曾掛門牌，差人當

見，又恐涉私非禮，祇得隱忍住了。然感激鐵相公遠來一片好心，必要面謝一謝，故悄悄差小的來見鐵相公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你可回去對小姐說，說我鐵挺生雖為小姐不平而來，不過盡我之心，卻非要見小姐之面。小姐縱有感我之心，卻無見我=謝我之理，蓋男女與朋友不同耳。」僮子道：「小姐豈不知男女無相見之理，但說是前番已曾相見過，今日鐵相公又為小姐遠遠而來，反避嫌不見，轉是矯情了。欲令請相見，又恐閑人說短說長，要費分辯。莫若請鐵相公定更時分，悄悄到後花園門首去一會，人不知鬼不覺，實為兩便。望鐵公子不要爽約，以負小姐之心。」

鐵公子聽了，勃然大怒道：「胡說！這些話從哪裏說起？莫非你家小姐喪心病狂麼？」僮子道：「家小姐是一團美意，怎麼鐵相公到惱起來？」鐵公子一頭怒，一頭想道：「水小姐以禮法持身，何等矜慎，怎說此非禮之言？難道相隔不久，就變做兩截人？此中定然有詐。」因一手將僮子捉住，又一手指著僮子的臉要打，道：「你這小奴才，有多大本領，怎敢將美人局來哄騙我鐵相公？那水小姐乃當今的女中豪傑，你怎敢造此邪穢之言來污他？我鐵相公也是一個皎皎錚錚的漢子，你怎敢捏此淫蕩之言來誘我？我想這些言語，你一個小小孩子，也造作不出，定有人主使。你可實說是誰家的小廝，這些言語是誰教你的？我便饒你。你若半字含糊，我就帶你到縣中，叫縣主老爺將你這小奴才，活活打死！」僮子正說得有枝有葉，忽被鐵公子一把捉倒，祇恨恨要打，嚇得他魂都不在在身上，又見鐵公子將他隱情都先說破，更加慌張，初還強辯一兩句道：「我實是水小姐差來的，這些話實是在水小姐叫我說的。」後被鐵公子兜嘴兩個耳光了，打慌了，祇得直說道：「我實是過公子的僮子，這些話都是水老相公教的，實實不干小的之事，求鐵相公饒了我罷。」

鐵公子聽了，方哈哈大笑道：「魍魅魍魎，怎敢在青天之下弄伎倆！」因開了手，放起小僮子道：「你既直說了，饒你去罷。你可對水家那老奴才說：我鐵相公是個烈丈夫，水小姐是個奇女子，所行所為，非義即俠，豈小人所能得知。叫他不要祇管自討苦喫。饒你去罷！」僮子得脫了身，哪裏還敢做聲，因將袖子掩著臉，一路跑了回來。

此時水運還同過公子坐著等信，忽見僮子垂頭喪氣走了回來，不勝驚訝。過公子忙問道：「你如何這等模樣？」僮子因喫了苦，看見家主，不覺眼淚落了下來，道：「這都是水老相公害我！」水運道：「我叫你去充作水家的人，傳水小姐的說話，他自然歡喜，你怎倒說我害你？」僮子道：「水老相公，你也忒將那鐵相公看輕了。那鐵相公好不厲害，兩隻眼看人，比相面的還看得準些；一張嘴說話論事，就象看見的一般。小的纔走到面前，說是水小姐差來的，那鐵相公就有些疑心，說道：『既是水小姐差來，怎不差那大家人，卻叫你來？』小的說：『我是水小姐貼身服侍的，故差了來。』那鐵公子早有幾分不信，就放下面孔問道：『差你來做甚麼？』小的一時沒變動，祇得將水老相公教我去說，水小姐約他後園相會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那鐵公子也忒性急，等不得說完，便大怒起來，將小的一把捉住，亂打道：『你是誰家的小奴才，敢大膽將美人局，來哄我鐵相公！那水小姐是個閨中賢淑，怎說此喪心病狂之言，定是誰人詐騙！』若不實說，就要送小的到縣去究治。小的再三救饒，他好不利害，決定下放，祇等小的說出真情，他方大笑幾聲，饒了小的。臨出門，又罵水老相公作魍魅魍魎，叫我傳話說給水老相公，不要去捋虎須，自討苦喫。」

過公子與水運聽了，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呆了半晌，水運忽發狠道：「這小畜生，怎如此可惡，我斷斷放他不過！」過公子道：「你雖放他不過，卻也奈何他不得。」水運道：「不打緊，我還有一計，偏要奈何他一場才罷！」祇因這一計，有分教：

孽造於人，罪還自受。

不知水運更有何計，且聽下回分解。